

九丹／著

花城出版社

愛 孺

中国首部女作家私情小说



粤新登字 05 号

爱 殇

九 丹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中山迪丽彩色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9印张 1插页 490,000字

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000册

ISBN7-5360-2100-3

I·1805 定价: 23.80元

第一章

1

我一直盯着猪的尸体。刚才还在挣扎、喊叫，现在都无声无息的躺着。细雨渐失，浅浅的阳光开始照射，我抬头仰望，天空蓝蓝的，没有一丝灰尘，这种纯净的色彩使这些死去的猪格外可怕。

我夹杂在碎砖、芦材、垃圾和许多条腿中。人们都在大声说话。有人禁不住笑了起来。是不是这些猪能让人发笑？确实有点可笑。这些猪失了形状，尾巴没了，耳朵有的只剩一只，而且只是一小截，它们的嘴巴大都是张开的，只看见两排牙齿，在阳光里闪着白光。

我又站了一会儿，想到自己出来的时间太久了，便转身回家。想起母亲将出现的阴沉的脸，我的腿不禁沉重起来。这个高大凶猛然而病弱的女人，她常常把一个大木桶横放在屋门口。她一边洗衣服一边监视我们。我和我的姐妹犹如蹲在牢狱里那样渴望外面的天空。谁要想出去，谁就得经受她的辱骂而战战兢兢从木桶上跨过。我们每个人都等待时机，等母亲垂下眼帘或者有什么突然事件吸引她转过头去时，我们会在刹那间跨过木桶。跑出很远仍然能够听到母亲阴森凶恶的语言。

可今天是不同的。今天出现了一幅怎样的场面，在这严冬将尽春天悄悄来临的上午，我的双腿不禁颤抖起来。

我的邻居瞎子在我身旁一同往回走。当我看见他时他叫了我一声。他从来都能准确无误地认出我。我从侧面看着他略显苍白的脸和惊惶闪动的眼睛。他的沉默使他看上去真像一个幽灵。

我们都默默地走着。

好久，他说：“刚才我好像听到有笑的声音，我是听错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你没听错，是因为猪的各种姿势太引人发笑了。”

瞎子问：“你笑了吗？”

我打了个冷颤。我说我没有。

瞎子把手伸向我，紧紧拉住我的手，他的温热的大手捏得我疼。

我不吭气，走着。观看的人群都正四处散去。路旁垂下的树枝不断触着我。风，这是什么风呢？有生命吗？假如有，它也会死吗？我抬头看看天空，感觉天空跟我们一起走。碧清如洗的天和飘浮的朵朵白云，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到哪里去？

我突然流下眼泪。可是这样只能使我羞得无处可藏。因为这很容易让别人看出我的内心，一个人是绝不能让别人看透的。我瞄眼看了看瞎子，他似乎一直想他的心思，只是他那只手仍然紧紧的握着我。

我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情绪，只是越到家门口，越是惶惑不安，惯常的那种自卑、害怕、沉闷又像石头一样压住我。

瞎子那只大手突然松开，使我明白我到家了。瞎子没吭气就径直继续往前走，回他自己的家。我看着我已被捏红的手，突然觉得没了一种依靠，一种依托。我的手垂着，两边摇晃着，没有定点。我心想这是我一生里第一个男人这么紧的握我的手。我的父亲没有，我的哥哥也没有。

在我跨进门槛的那一刻，阳光变得很热烈，已经到了中午，家里有一大片阳光。母亲正坐在阳光里，在木桶旁洗菜，是那种枯萎的发黄的菜叶。她双手在水里不停搅动。我早就注意到了她那一脸的愤恨。

我胆怯地说：“那边烧死了许多……”

“跪下！”

我立即眼泪汪汪。我求饶似的望着母亲。我深深知道母亲的

厉害。她是天上最灰暗的一朵云，从我睁开眼睛起，它就向我飘来。在这阴影的辐射下，我无可奈何。我怕她，我和我的姐妹都怕她，她让我们跪下，我们就跪下，她让我们去河边抬水就去抬水。我们只是她脚上的指头。她想动哪个指头就可以动哪个指头。她打我们时，不管是对是错，我们都不能还手。她有这种权力，因为我们都是她生的

于是在母亲背影之下我双腿触着了冰冻的地。

母亲说：才九岁的人就出家无常。都是些讨债鬼，前世里欠了你们的债，现在我是来向你们还债的。

我抹抹眼泪。低头环顾我的家。一张很矮的暗红色的桌子，已经很破旧，四周是几只小凳子，被磨得光光的。我那七岁的妹妹中强一声不吭坐在桌旁，桌子的后面是很长很高的条台，上面放着茶杯，暖瓶和给菩萨烧香的玻璃香炉。我是够不着的。堂房里还有张床，是母亲的嫁妆。母亲在上面铺了厚厚的芦材。芦材上是跟小麦一样颜色的席子，似乎还散发小麦一样的味道。阳光从门外射进来，一粒粒金子一样的光点在床上闪烁。我曾用手摸这些光点，总是摸不着，亮晃晃的光已跑到我的手背上，可我想捉住这些光，那时也许是五岁，可就在那时，我看见了母亲的手臂。

我呼吸着，可没有知觉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也没想到要知道自己是什么，我不知道和地面有很长很长距离的人走路时是什么感觉，他们一低头一抬足是否觉得自己悠远而神秘呢？我矮，我稍为一屈腿，我的双手就够着地了。我只能把地面上的东西看个清楚。我只能看看蚂蚁，看看蚯蚓，我离天空、离那些大雁实在是在实在是太远了。我笨，我有两条粗粗的腿。当母亲的手臂出现在空中时，我命定落在手臂之下。

那天，我就躺在床上，芦材在身下咯吱咯吱响。我刚翻个身，母亲走来了，举起了她的手臂，她的长长的鞭子。我无处可藏。她叫我跪下，我就跪下。

我跪在母亲的阴影里。我那两个刚放学的姐姐见了我立即停止嬉笑：大姐中华拿起抹布擦桌子、条台；二姐阿彬也挨着母亲蹲下，洗菜。坐在桌旁的妹妹中强不断向我眨眼，偷偷地笑。

看着母亲和姐姐们的忙碌，我倒愿意跪在地上，这合我的意。她们洗完菜已去阴湿的厨房做饭了。我不喜欢干活，尽管我跪着，双腿麻木，浑身阴冷，只要母亲不再辱骂我，我觉得这已是一种享受。姐姐们不时从厨房跑过来拿暖瓶或者拿扫帚，她们已明显察觉到从我脸上迅疾而过的微笑。

中华说：你倒会不适时机地犯错，跪在那里是不是太舒服了？

我立即说：是的，很舒服，我们要不要换个位置？

阿彬笑了，说：换也没用，我们把饭都做好了。

这时母亲端着一盘炒好的青菜走进来，她把菜放在桌子上，仍然阴沉着脸说：中华和阿彬去盛饭，盛四碗。

没有我的饭碗。我看见中华和阿彬立即交换了眼光。我的父亲在外地工作，我的哥哥中银这几天在他那边。

中午的阳光已经渐渐从门口斜过去，阴冷的风不时吹在我脸上，这毕竟是刚刚有些春意的季节。河岸上的积雪还没有化完，身上的棉袄依旧沉重。

我的姐妹们和我的母亲正围在桌旁吃午饭。那白白的米粒使我忍不住想吃。我早饿了。一想起自己连早饭也没吃，浑身便松软无力。我知道我的姐妹不时看着我。在她们面前，我低下头去。曾在我身上出现的那种得意之感早就无踪无影。我多想听到母亲说声：起来吧。我不要她笑着说或者脸色开朗地说，不管她是愠怒还是阴沉，只要她说：起来吧，我就会像听到菩萨的声音，我会满怀感激。

可是我的母亲只管吃饭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直到邻居徐德一腿跨进来。他看见我跪着，立即把我拉起来。我在起来的过程中，观察着母亲的脸色。母亲显然因来人而面容开朗。我再次看

看徐德，他和往常一样向前微微伸出脖子。他有宽宽的背和宽宽的额际，他还有两幢黑色瓦房，他的老婆、儿子和女儿都非常体面，每天早上都能吃上油条。他走路时前胸向前倾斜，脚跟不落地。母亲说有这种走相的人都活不长。

母亲说：自己盛饭，还想让别人为你盛？

我走到外面，并不感到双腿的存在。我眯缝着眼睛看了看由湛蓝变得灰白的天空，阳光使我一阵晕眩。

我端着饭碗来到桌旁大口大口吃。徐德已经又跟大姐中华开玩笑。他握着中华的辫子非让她叫他一声爸爸。中华羞红了脸，放下饭碗，一扭头甩开徐德的手，自个进了房间，阿彬也吃好了饭，随着中华进去了。

母亲在跟徐德数落着，都是些老一套。家里没有米，没有菜，却每天还要填满这些张开的嘴。我知道，母亲就像一块冰置身在白茫茫的冬天里，贫穷使她凝结，父亲照样不能让她融化。她作为一块冰而始终生活在冬天里，我们这些讨债鬼也就从一生下来就活在母亲的冬天里。

母亲说着说着忽然从桌旁站起，一闪身跨进房间。我一边吃饭一边看见她从破旧灰暗的柜子里拿出她的棉袄给徐德看。棉袄打了很多补丁，母亲一一数过来，一共十八个。由于各色补丁的结合，五彩斑斓，并不能一下子分辨出原色。在门外阳光的照射下，棉袄泛出滑滑的污垢的光芒。母亲说这还是结婚时穿的棉袄，确实没有钱买新的。

我低着头吃饭。我不敢看徐德的表情。我的母亲太丢人了。这一点她自己并不知道。她一遍遍述说她的贫穷。在提到她的身体，母亲忽然解开她的裤带，把自己肚子上的刀疤给徐德看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是生中华时开的刀。

我看到母亲鼓胀胀的肚子泛出白花花的皮屑，在阳光下飞舞。母亲的刀疤一轮一轮，像一根肥肥的长虫安逸地躺着。母亲又系起裤带，脸上暖洋洋的表情像是在给别人展示了她的稀奇宝

物。从他们的谈话里，我还感到母亲又要生宝宝了。

一直等到徐德离开，中华才从房间里走出来。她没有看母亲，开始收拾碗筷。她沉默着，我知道她一定是在想着母亲刚才的举动。她也觉得母亲太丢人了。可是她和我一样不敢对母亲说一声不。我曾经看到母亲用一个黑黑的圆圆的秤砣砸向她的腰际。她一只手揉腰，一只手捂住脸，哭。她纤弱地坐着，窗外的光线把她围成一圈。我从墙角盯着她看，我一下就记住了这个形象。这个形象的存在使我在许多个瞬间觉得自己不孤单，我的心底流淌着甜蜜。因为世上还有一个人的眼泪和我是相同的。

当黑暗逐渐包围这个小屋时，母亲划了根火柴点起煤油灯。

我浸泡在昏黄的光里。窗外茫茫夜空使我隐没在海面上。海水沉稳而细致地朝一个方向涌动。我低头倾听，眼睛却偷偷四处寻望。

母亲是黑夜从窗外飘落进来的树叶。这片树叶为什么没有飘进另外的窗口，而独独落在我的扉页上，原因是她是我的母亲。亲缘是那股吹她进来的风。然而母亲就是母亲，它是一种意象，一种颜色，和妈妈完全两回事。我不曾有过妈妈，即使这片昏黄的光照着我，使我隐没在海面，我的母亲从窗外悄然飘进。

2

即使一大早阳光也不冰冷，简直就是有点温和了。门前那两棵瘦弱的梧桐树像是共同把一块细沙布挑起，树叶上像沾了油似的闪闪发亮。

在这样的早晨，母亲是不起床的。她要生宝宝了，她只是不断翻身，嘴里时而哼一哼，也不断用沙哑的声音指挥着在堂房洗脸、刷牙的中华和阿彬。打开炉门呀，热好稀饭后再关上炉门等等。只要母亲不起床，我觉得这日子是有指望的。

我顺着墙根一直向东，紧挨着的邻居就是瞎子的家。瞎子的妈妈也是瞎子，前年死掉了，就剩他一个人守着屋子。

瞎子已坐在有阳光的地方捻线了。他眼睛暗蓝，里面有一层微微的光。他的手在掀锅盖或端饭碗时，总是哆哆嗦嗦。他睁开眼睛和垂下眼帘一样看不见。

他坐在小板凳上捻线。我一去，他就叫我小三子。他停下手里的活，张开手臂在我头上摸。我躲闪着。

他说：又长高了一点，长高了可不好。

我说：那为什么？

长高了就显得笨，大了没有人要你，当不了新娘子。

我知道这不是好话，就说了声吓。

他又继续捻线。这个圆圆的用木头做成的捻线具，轻轻一搓，马上转起来，外围还有一层光晕。

我挨着他坐在门槛上，看他捻线，据说他有一个妹妹叫小艾子，已远嫁上海。说是长得不得一般。我想那肯定，否则怎么能够去得了上海呢？

长长的无尽头的线从他手里扯出，又一圈圈绕在线团上。

我说：我很久没听见你唱歌了。

他便清清嗓子，捏着喉咙唱孟姜女给万起良送寒衣的歌。歌词很长，意思就是孟姜女如何穿过一月、二月、三月直至十二月。正月里人家丈夫赶家来，孟姜女的丈夫在造长城；二月里柳树发了芽，孟姜女的心不发芽；三月里清明节，孟姜女无处上坟；四月里雁南归，孟姜女夜难眠……孟姜女一路走一路哭，终于在十二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哭倒长城。

好些个小孩子听到歌声都跑来了。其中有妹妹中强和我要好的伙伴小定。她们都嘻笑着看瞎子。我觉得瞎子太老了，母亲说他已过了三十岁了，脸上有很多皱纹，忧伤的音调随着他稀少的头发轻轻飘动。

我说再讲个故事吧。

瞎子的脸色开朗起来。阳光使他的皱纹格外深，仿佛他生下来就已是这般。

他说：梁山伯和祝英台在学堂里晚上睡觉时，梁山伯摸着祝英台的一双小脚问这是什么，祝英台说那是两个粽子。早晨起来，梁山伯看见祝英台的前胸鼓鼓的，问为什么，祝英台说里面是两个馒头。

瞎子抬起头问我们：那是什么？

我们都同声说：奶子。

从瞎子家出来，小定说：我们到街上捡烟头吧。

加上中强，我们三个人一溜烟跑到街上。这是一条很窄很长的道路，路两旁都是些用黑色砖头砌成的高高的商店和住宅，因为年代的久远加之褐色藤蔓的缠绕，就像陷进了梦境似的。假如不是周围的吵杂声，我以为我走进了大峡谷。我知道峡谷的故事。那里常年住着一个阴森森的老太婆，到了夜晚等她睡觉时，她脱下的两只鞋子便会自动走路，走出峡谷，来到有小孩的人家把小孩吃掉。

在我发愣的功夫，我看见小定已捡起五六个烟头，妹妹中强也捡了一个。我急忙低头寻找，可是什么都找不见。这个用碎砖头拼起的路上都是些烂纸头。它们随风纷纷卷动，踩在地上的脚步有的匆匆而过，有的很散漫，也有别的一些小孩跟我们一样在这里闲转。

地上有一个苹果核吸引了我的视线。这一定是谁刚刚扔下来的，因为苹果的颜色还没有来得及变黄，仍呈现出新鲜的奶白色。我瞄眼看看小定和中强，她们都没注意我，正专心地寻找烟头。我很想捡起苹果核，放进嘴里。可是街上不断有别人走过。这种弯腰的动作是不能让别人看见的，它不同于烟头或别的什么，它直接意味着你馋，好吃并且卑贱。可是我太想吃它了，我甚至没有吃过苹果或苹果核。它一定很甜，很香，很酸，它是从

未体验过的感觉。我刚想伸出手捡，一个行人走过来，我想等他走后再捡，可是又有人走过来。这时，小定突然跑过来让我看她捡的烟头。我变得满脸通红。不敢正面看她，只是低头对她说：“你捡得真不少，我怎么就一个也看不见呢？”

她激动地说：要在砖头缝里面找，每天别人扫地时，都把烟头拉进砖缝里了。

她又惊愕地问：你一个也没有？

中强跑过来，这小小的人手里几乎装满了烟头，几乎和小定捡的一样多。我一下子高兴起来，说：走，咱们到大姑爹爹那里去。

大姑爹爹住在我家后面的一排房子里，他用烟袋吸烟，很需要烟头的。

大姑爹爹家的造型很有些古怪。常常从那路过时，觉得非常不明白，很神秘。先是一扇棕红色的小木门，门里面是一间小房子，放一些蓝子、小桶等杂物，然后再推开一扇门，进去就得下台阶，台阶的下面才是真正的家。我从来没有进去过，看看那阴暗的台阶，心头有些怕，白天则好些，如到了晚间去他家，那两腿绝对是要发颤的。

很久，大姑爹爹才出来开门。他是一个很老的老头子，脸色灰黄，穿着很旧的已经发白的蓝色中山装。一看见我们，他便咧开嘴笑了，里面没牙。

收下我们带给他的烟头后，他转过身下台阶。我们望着他缓慢的背影，一个个都兴奋不安。只是小定脸上的雀斑在阳光下更加明显了，仿佛一个个想跳出来似的，她的小眼睛滴滴溜地闪动着。

大姑爹爹又出来了，一路走，一路故意把手上的硬币弄得当当响。这是多么让人欣喜和欢乐的声音。我想世上所有的人都会为这样的声音激动。一共五分钱。分配非常合理，小定两分，中强两分，虽然我一个没捡着但参予了此事也得一分。只是中强不

认识钱，我拿一分跟她换了两分。小定会意地朝我挤了挤眼。

天空又开始呈现出清澄的湖蓝。它低低地压在头顶上方。母亲说从前家家都有一只梯子，把梯子往外一搭，就可以爬上天了。

我幻想我爬到天上时，我的双脚腾空而起，那一片湖蓝迎面而来，它像一只透明的气球罩住我全身。而我的眼睛再往里一看时，那里都是花裙子、饼干、油条，一把把炒熟的花生。

想到这，我都忍不住咧开嘴笑。

3

母亲找瞎子打时了。我跟着她，她想知道她的丈夫是不是今晚能够回来。

煤油灯上飘动的火花使黑暗向两边逐渐隐去，使黑乎乎的墙角神秘可怕。瞎子低着头，大姆指在其它四个指头上点动，不一会他露出了笑，说打了个辰时。

母亲也笑了，这个女人在笑时还是有些美丽。她知道辰时就意味着父亲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。母亲吹灭煤油灯，走出去。光明对于瞎子没有意义。

可是在我回来后，我突然注意到就我一个人呆在房间里。母亲和姐妹们不知什么时候都出去串门了。留我一人看家。我害怕，风从门外吹进来。在这个昏暗的晚上，床、桌子、门帘以及房间的地板都发出怪怪的绿光。我趴在床上，看贴在墙上的方方的镜子。我害怕里面出现红眼睛绿鼻子把两只手臂张开的人，我怕他把我一把抱住。我拼命往镜子里瞧。里面只有一张惊慌的面孔。

我只好躺下开始睡觉。不一会我就睡着了。可是不知什么时候，我被一阵奇异的香味弄醒了。我看见一个深色衣服的男人借着昏暗的灯光吃花生。那是母亲为他珍藏的，他就是父亲。他老

了，他不会跳格子，不会踢毽子，说话慢声慢语，嘴边还长了一片黑压压的胡子。这胡子扎人，我被扎过。就在有一天我怯生生地倚着墙壁时，他走过来，蹲下身子，把那黑黑的短短的胡子贴在我的脸上。我偏过头去，这样的贴近使我觉得害怕，我几乎不认识他。

而此刻，花生从这些胡子里泛出一阵阵香味。我企盼地盯着他，我希望他回过头来，抓一把花生给我。我在床上故意翻了个身，把床弄得吱吱响。然而他吃得太专注了。直到把花生吃得一个不剩站起来准备离开房间时，他才发现我睁着的被灯光照得亮亮的眼睛。

这个晚上，父亲和我们睡一个床，我的脚触着父亲的腿。

都说一个人火气弱的话，夜里能够看见白天看不见的东西。当整个屋子沉进一片死寂时，我发现我曾在窗前幻想的闪动的光点出现了，我睡在床上都可以看得见它们。是鬼火吗？我不知道，可是我不害怕，我尽力睁大眼睛望着这些贴进黑暗的光点。我觉得那是一双双眼睛，我的，瞎子的，母亲的，还有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的，都在那么飞着，一忽儿睁开，一忽儿闭着。

在我渐渐入睡的时候，一阵轻微的叩击声使我重新睁开双眼。全都是黑暗。什么也看不见。光点也看不见。我侧耳细听，这叩击声是从窗子上发出的。谁在这深夜敲窗子呢？声音持续不断，我奇怪我的父母怎么不从梦里醒来，和我一起倾听这怪声。小定曾说过：夜里听到和看到的都是真的。我开始哆嗦起来。这声音是不是鬼魂向我招手？她叫我出去，跟她走。她会把我带到一片坟穴之中。那个地方我是走过的，到处长满了茅草，我还从那带回一些腐朽的木板，我用这些帮母亲烧饭，可是煮出来的米都颗颗站立着。母亲说这是棺材板，她差点打我一顿。

鬼魂在招我，是不是我要死了？人人都会死吗？人为什么要死呢？在这漫彻无边的黑夜里，我的内心充满了绝望。我把头蒙在被子里，像惯常我害怕时的那样。

天亮时，母亲在和父亲讲话。他们已经从闲聊上升到拌嘴了。母亲在数落父亲。母亲平躺着，眼睛望着屋梁，仿佛她所有的冤屈都刻在屋顶上。母亲说她生中华时，因为生的丫头，父亲每晚只给她三寸长的小蜡烛，她要吃饭、喂奶、换尿布。蜡烛烧完了。她和她的孩子得经受漫漫长夜。

母亲说：枣子吃掉了核还在。

我一点也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。枣子吃掉了核也就吐出来了，为什么还在呢？

母亲说着说着又哭起来。她的眼泪淌在耳朵旁，又钻进头发里，一会儿不见了。

我知道母亲即使哭，也仍然是强大的。

4

连续下了几场雨，是春天的迷朦的细雨。我时常带着妹妹中强乘母亲不注意一头扎进门外的雨里，还没等它弄湿头发和衣服又跑回来。只留几丝细细的水在脸上淌着。我用舌头舔去留在唇边的雨，和中强一起怀着惊喜的心情看看姗姗来到的真正的春天。

门前的梧桐树不再灰蒙蒙，它干净、嫩绿、漂亮。墙边的小草长出好高，挤在它身旁的灰灰草开出黄花和白花。

雨停时，阳光显得更加有力量一些。她从云彩里穿过来，透明而金光闪闪。

这一天，我坐在门槛上削铅笔。这支红铅笔是从我哥哥书包里偷出来的。可是我削着削着，食指的肉被削掉一块。眼前一片刺目的红光，涌出的血顺着指头一直往下滑。

我疼得咬紧牙关，立即把手拿给母亲看。母亲正腆着肚子在厨房里一边往炉堂填火一边炒菜。她顺手在我头上一个巴掌。

我哭着灰溜溜走出屋外。

我望着流血的食指，风吹在上面，使我一阵揪心的疼。时间已过午点，阳光不再强烈。天空淡漠而遥远，在我仰起头时它像茫茫沙漠阻隔了我的视线。我连忙又把食指稍稍斜过去，不敢直接竖向天空。母亲曾说那样会冒犯菩萨，他会从天上下来把我的手指剁掉。

我垂下头，脚下一块块冒着湿气的碎砖使我知道我已走进巷子。

风又撩起我的头发，我想起自己终于脱离严冬而有了第一片春风的吹动。它吹在我的额上、脖颈上，并且通过领口细细地渗进我的身体里。我忽然想哭，委屈而伤心。

我抬起眼睛，看见痴子夹着脏碗站在小巷那头。她又要饭了。她很高很瘦，脸窄窄的，永远是黄里透绿，仿佛在青菜汤里泡过很久。她的裤子很短，吊在身上，最下面是一双被尘土覆盖的光脚。

我竖着食指，受伤的肉已经凝固，不再流血，只是不断渗出一些红水。我走到痴子面前仰起头，明显看见了她那双乌黑闪动的眼睛，还有长长的睫毛。这双眼睛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把她带进另一个世界呢？她的脸和头发真是太脏了。她看见我时咧开嘴笑了一下，露出满口黄牙。

我像往常遇见她时那样，用右手做起“剪、包、拳”的动作，她也立即操起手跟我比划。只是她不懂里面的输与赢。剪子剪掉包子，包子包紧拳头，拳头砸碎剪子。

我和她站在阴暗的巷子里。她不时发出声音来笑。这也叫笑吗？好像是怪叫，音的末尾还向上弯一下。我几次被这样的声音猛然吓住，之后才释然。我怕她一笑完即用双手卡紧我的脖子。

一会我就觉得没意思了。我按着她的后腰推她回去，否则她向前走两步，又向后退一步，而且她并不是走，而是两脚打踉跄。

她的家一直往前走，在巷子的尽头，那只是一个草棚子，用

芦材和木棍搭成的。屋里面的床是铺在地上的黄稻草。

我一直把她推到棚子里，里面有一股难闻的气味。我捏紧鼻子，用另一只受伤的手帮她关上门，退出身来。

棚子旁边是一座很高的瓦房，这是徐德两座瓦房的其中一座。房屋的边沿上垂着一块块褐色瓦片。瓦片上都是各种各样人的脸形。我站在这些脸下面，想象着住在峡谷里老太婆的脸。这些脸是一致的，阴森、奸诈，正阵阵冷笑。

她们悬空垂在那里，不言不语。明亮的下午逐渐转为凄凉的黄昏。夕阳在清冷的风中飘飘忽忽，抖抖索索，它并不畅快地把光铺匀，所以有些脸是亮的，散发着淡淡的光芒，有些脸则沉闷地浸在阴暗里。我仔细比较着她们，我觉得亮光里的脸似乎都在竭力作出笑容，而这种神情尤为可怕。

这时，我用眼角描到一个影子跨入痴子的家门。从那熟悉的举止和背影使我一下子知道那是瞎子。他又反身关上门。

我不知道瞎子进去干什么，就走过去抓着痴子的门向里看。里面黑暗无比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我又用耳朵对着门缝，什么也没有听见。

我回到那个可怕的屋檐下站了一会。夕阳渐渐消失。我觉得该回家了。

我拍了拍身上的泥土，用唾沫洗了手，小心地以免碰疼伤口。在我转身回家时，我听见棚里发出尖利的叫声。那是痴子的声音，和她笑声一样怪怪的。

我又跑回去，扒着门向里看。可仍然什么也没看到。

母亲的肚子疼起来了。她弯着腰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边呻吟，一边把我和二姐阿彬唤起来，让我们把小定的妈找来，她会接生。

那时中华住宿在学校，母亲是不舍得把哥哥叫起来的。他是男的，要让他多睡。

夜，像一口古井，幽深漆黑，仿佛一掉进去再不能回来，到

处没有一丝光亮。我和阿彬出了家门口便再不敢挪动脚步。前面那条巷子，平时阴暗、潮湿，现在更像条黑蛇躺卧在夜空下。

可母亲在后面大声呻吟和斥训。我们只好一点点向前探索着。恐惧充满了全身。我生怕前面突然冒出个人影，我和阿彬紧紧相偎着。

通过小巷再向前拐进去才是小定的家。我的双腿向小巷两旁瞄着。觉得总有一些比别的更黑的地方。我一看见，便忍不住用手指一下，阿彬就全身颤抖一下。我们都竭力放轻脚步，以免引起某种超自然的可怕的现象。渐渐我又想起了曾听说过的故事，说是白胡子老头常常在夜间穿个白色长袍子出来，一身白以便在黑暗里更加醒目。他出来就是点拨一些愚笨的孩子，让他们聪明，考试第一。可是所有的孩子只要一见他都吓得死过去。

过了好长一会，才终于走到小定家。我们猛烈敲她家的门，阿彬还一边大声说：我妈要生了。

这突然而起的声音搅得夜不再平静。门里边有了灯光，不一会小定的妈，这个眉目肿胀的女人打开门伸出了脸。她一边扣衣服一边连连打着呵欠。

到了家里，只见母亲已躺在床上，脸部平静，额头上都是汗水。小定的妈打量了一下母亲说：“哟，都生了，是男是女？”

母亲说还是丫头。

小定的妈走到母亲床头，刚想掀被头看一看，母亲说：“已经纳入马桶了。”

我吓了一跳。不相信地看着马桶。挨着我的阿彬直打哆嗦，窗外的黑暗无边无际，使得屋里的灯光奇异而惨淡。阿彬问母亲：哭了没有？

母亲对小定的妈说：就在丢进去时，吱哇了一声。

小定的妈叹口气说：只是太可怜了。

我看着这个立在墙角又紧靠床边的马桶。它居然能够容纳一条生命。昏暗的灯光使这个朱红色的马桶显得柔和而温暖。跟所